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七目錄

權德輿五

司勲郎中舉人自代狀

中書舍人舉人自代狀

禮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户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兵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兵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吏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太子賓客舉人自代狀

太常卿舉人自代狀

權德輿五

賀給事中許孟容論齊總授官事狀

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書曰嘉言罔攸伏然則致理之道在感之而已伏惟陛下睿聖欽明覆露宏納獎善求理冠於百王一昨許孟容以齊總未有殊勞超擢非次上州刺史品秩過優駁議之司愛惜法度迫於守職不敢顧身封進詔書披瀝誠懇中朝久無此事人情爲之愕然陛下特開延英非時召對輟已行之詔察無隱之忠天

下之人踴躍相慶麟鳳五靈未足爲瑞臣能匪躬君能虛受使百執事之人盡忠奉上此實瑞之大者自前日已來衆情爲孟容危懼昨日已來衆情荷陛下開納巍巍聖德橫絶古今朝廷欣欣感甚以泣臣忝職近侍受恩每深不任忭躍悅懌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臣德輿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謹言

論吳少陽起復狀

淮西節度吳少陽

右少陽丁憂已近五十日未有恩命起復除官比來諸道

節將每有起復皆不如此淹久亦聞少陽疾病頗甚如少陽不起即朝廷因此便可處置況蔡州四面懸絶與山東不同伏討聖謨已有前定至如今日起復即恐不可過遲況頃來朝中儒臣文吏如杜祐樊澤路寰皆不免有此今若議除替即須准擬興師師徒一舉勞費則甚京邑旱儉恐且須安静養威蓄力以俟其時少陽風疾頗甚臣先已聞奏其勢非久可爲後圖東都與淮西相近在臣憂虞至切敢以疎遠干冒宸嚴輕瀆上陳伏待罪責無任惶悸隕越之至謹奏

太常博士舉人自代狀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准制舉自代官

浙江東道義勝軍副使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

緋魚袋陸傪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以自代者前件官操履淳固識度清明學通典憲文稽雅

頌損益儀制實當其才謹具名如前謹奏

右補闕舉人自代狀

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准制舉自代官將

仕郎守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鄭儋

右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文藝敏達行義貞循直道正詞確然有立使之司諫才實過臣謹具名如前謹録奏聞謹奏

起居舍人舉人自代狀

徵仕郎守起居舍人臣權德輿准制舉自代官

朝議郎行右補闕歸登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詞學精實晦而不耀操尚純素貞而有

恒司諫十年其道一貫凡所踐履臣頗諳知使之記言庶裨法教謹具名如前謹奏

起居舍人舉人自代狀

徵仕郎守起居舍人知制誥臣權德輿准制舉自代官儒林郎守尚書膳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楊於陵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人以自代者前件官識理精通文藝典實行潔而敏氣和而專施於政事動有成績察其素履堪列近臣宏奉訓辭庶能

稱職謹具名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駕部員外郎舉人自代狀

宣德郎守尚書駕部員外郎知制誥雲騎尉臣權德輿准制舉自代官朝散郎使持節開州諸軍事守開州刺史賜緋魚袋唐次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文詞朗茂學識宏暢常任起居郎禮部員外郎出守四年日新其道司言草奏所任誠切酌於公議次有其才謹奏

司勳郎中舉人自代狀

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賜緋魚袋許孟容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通識敏行强學懿文爲官擇人堪備清近發揮書命必有可觀謹具名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中書舍人舉人自代狀

朝議郎守中書舍人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

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議郎守尚書司封郎中充
集賢殿御書院學士判院事上騎都尉陳京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以自代者前件官文學宏深資性貞實歷博士補闕三爲
郎官該達古今議論堅正掖垣之任望實所歸使之司言
必能稱職謹錄奏聞謹奏
禮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朝議郎守尚書禮部侍郎雲騎尉賜緋魚袋臣
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議郎守中書舍人驍

騎尉賜緋魚袋權知吏部選事楊於陵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泰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文詞精雅器業端醇久踐職員多所練達求才誠重考藝尤難將辨妍媸必歸鑒裁使居其任尤允至公謹具名如前謹奏

户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朝議郎守尚書户部侍郎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湖南郡任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請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都

督潭州諸軍事兼潭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楊憑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政事侃然自立器宏道直材茂識精累居中外克著聲實稽其志業可處大官司徒貳左右邦教以臣忝據恐紊彝章陟明而授庶允公望謹錄奏聞

謹奏

兵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朝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驍騎尉成紀縣開

國伯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大中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清河縣開國男崔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敏識全才焯見理本久司綸翰乃擢禮闈凡所典領克揚聲績伏以夏官之貳務切簡稽國朝以來望實皆重其於選任頗異他曹以臣居之玷辱爲甚掄才以授敢獻所知謹錄奏聞謹奏

兵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朝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開國伯臣

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
侍上柱國宏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楊憑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曠度偉才明誠直道卓爾山立不隨波流自踐朝倫時推公器話言形於風槩聲猷發於事業庶政根本在於南宮臣以庸虛五賛其職憑積望實未階茲選物議時情共知不可輒量力以循分期類能以審官庶允至公以明朝典謹錄奏聞謹奏

吏部侍郎舉人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驍騎尉成紀縣開
國伯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請大夫守尚
書刑部侍郎騎都尉高陽縣開國子許孟容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以自代者前件官文學行義堅明中正早登郎吏謹貫法
程頃任給事中抗議不回德宗爲輟已行之詔自貳職司
寇權領選曹強志在公克舉官業今銓衡務重朝選所難
臣頃轉兵部纔經數月驟玆擢遷必速官謗中臺之首尤
在得人推於至公庶允羣議謹錄奏聞

太子賓客舉人自代狀

朝議大夫守太子賓客驍騎尉成紀縣開國伯

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諫議大夫韋況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含和抱素晏息道樞循性履方遠跡聲利徵拜諫列乞歸故山實有古風可司教本伏以賓護之任道德所宜不嬰事物時謂清重正職員於三品列商皓於四人豈臣小生忽據尊秩久於塵玷自速愆尤過蒙恩私猶處優禮俯仰慙灼上負聰明賦禄命官必歸耆碩以

臣負罪非所克堪推賢讓能朝有恒制大僚厚德慶洽時
情謹錄奏聞謹奏

太常卿舉人自代狀

通議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國襄武縣開國侯賜
紫金魚袋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正議大夫
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崔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以自代者前件官才茂識精密靜宏遠久於右掖重履南
宮儀曹取士聲實不惑小宰掄才流品皆敘伏以奉常典

禮首冠羣卿古今盛選不可虛授以臣愚薄累奉恩榮前後職官無非忝濫速今奬命尤懼非宜將何以協和神人祇肅郊祀跡邠公望當處大僚循分讓能朝有彝典謹錄奏聞謹奏

平章事舉人自代狀

某官某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羣官選任猶合讓能況台司寄重倍百常等臣自受任以來夙夜惶怖必知敗覆無補盛明竊見前件官

等含章履道忠孝諒直實有宰物之器皆有致君之誠足
以上承睿謨下決庶政伏乞罷臣衮職以付材能則訏謨
可行授受惟允羣情斯在非敢自私手疏上陳伏惟鑒聽
無任誠懇戰懼之至謹奉狀陳讓以聞謹奏

禮部尚書舉人自代狀

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
賜紫金魚袋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正議大
夫守太常卿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賜紫金魚
袋崔邠

右件官器行端茂文學閎深自中書舍人歷禮部吏部二
侍郎太常卿皆與臣交代詣其政事伏準建中元年正月
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臣頃待罪非
據首尾四年無補休明合當譴黜聖慈寛宥猶守本官受
恩之日惶駭失次又蒙特令宰臣奉宣進止奬飾慰喻至
於再三謂臣更無罪過恐臣妄有憂懼承命震灼感入肺
肝宰臣退免未有斯比實當怵惕之際再沐生成之恩臣
以違奉近侍不合申謝慮煩省覽不敢拜章輒因舉代之
時特荷非常之澤況宗伯秩禮選任重難以邠代臣實允

公望謹錄奏聞謹奏

東都留守舉人自代狀

東都留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判東都尚書省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臣權德輿準制舉自代官朝議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內外官上後三日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端操敏用秉彝嚮方專席兩臺察廉三郡自理煩處劇再貳六官克茂休聲益彰直道保釐河洛

從古重難宏修武備宜得威望揆才量力敢以薦言謹錄狀奏聞謹奏

請加置留鎮兵二千人狀

右留鎮將士雖有三千八百餘人偃師陽翟登封告成等分鎮并軍將口傔諸色所由外在都城日勅二千人城門街鋪守當悉在其內陽翟當蔡州要路鎮兵不滿三百人都城人數已少更分減不得自舞陽刼殺已來臣夙夜憂切陽翟只隔襄城便與鄖城接界寇盜侵軼事資隄防伏請量加置前件人數分在都城及陽翟鎮兩處防備所冀

完守過其窺覦儻非事理迫切豈敢輕瀆聖聽謹錄奏聞

伏聽勅旨

留鎮將士加置二千人狀

右伏奉今月十四日勅留鎮將士宜加鎮二千人都城及陽翟分鎮仍速令招召精選強壯數足奏聞者臣伏以都畿官闕之重四方水陸之衝密邇淮夷兵數鮮少安危之計責在微臣夙夜憂惶逼擾是懼陛下神武獨運睿畧下臨加此新軍保安洛土凡在都邑已如金湯敢勵孱庸以冑驅策無任感恩悅懌之至其招召事宜已具別狀分析

聞奏謹錄奏聞謹奏

請加置兵衣糧狀

右伏奉今月十四日勅留鎮將士宜加置二千人速令招召者伏以自元和三年準勅停防禦軍後皆散在坊市工庸爲生今令招召揀去老弱又畿內山谷間有武力勁悍者四軍留鎮軍子弟有成長強壯者旬日內且合拾得一千人其餘至後月內並合得足伏以前件人等又籍軍籍不免饑寒招募之初須有露賫藉其速至必在樂從況當冬賜之時宜均挾纊之澤伏望天恩許臣招召入軍者便

準舊官健例給冬衣月糧伏望下有司且支一千其餘一半待招召有次第後續具聞奏謹錄奏聞謹奏

謝河南尹裴次元充東都副留守狀

右伏奉今月十九日勅東都留鎮創立新軍所招將士切須精選要得府縣共詳簿書況分正副守仰惟舊典宜令裴次元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者伏以居守之任分政是崇舊制河尹多兼副職以臣虛薄謬忝保釐陛下俯憂敗闕命此陪貳今淮右狂寇尚稽天誅洛京重地每軫宸慮況新承詔旨創置軍師其於選募多關府縣以尹守之劇

同此在公佐庸菲之材俯矜不逮受恩斯重量力難任見與次元計會於諸色人中設法招召續具條奏無任感恩戴荷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謹移義成軍一千五百人鎮陽翟狀

準今月十七日敕移義成軍一千五百人鎮陽翟縣右伏奉今月二十日詔敕淮西未寧東都兵少令詔 闕 平發步軍一千五百人於陽翟縣鎮守令權取臣指撝與次元計會差官專往勾當供頓及排比兵馬下處善於綏撫無失機宜如淮夷犇衝即逐便除討若無侵掠但且防遏優恤

之間必資得所者詔命自天睿奬稠疊捧戴惶悚若無所容伏以東畿之中陽翟最重地非嚴險境接淮夷斯爲要衝實在捍蔽兵力素少疆場是虞忽承天書已在睿算分滑臺之堅甲佐甸邑之偏師戎行賈勇河洛增氣臣以懦劣素乏才謀陛下權令指撝假以威重謹當下竭庸管上稟睿謀循已何堪省躬知懼應緣置頓及到縣下處臣已與次元計會排比差官勾當其於撫綏必冀便安候將士等到鎭續具聞奏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請置防禦軍狀

東都留守今管舊防禦軍官健并陽翟偃師等縣鎮過及留鎮將士共三千八百九十五人七百人舊防禦軍官健準元和三年八月十日敕量留一千五百七十人河陰陽翟偃師等縣鎮過準元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敕留守收管一千六百二十五人留鎮將士

右件見管兵士如前其中分在陽翟偃師外鎮并諸色軍將所由及口傔等並在數内今在都城二千人已下極爲寡少臣去年七月五日面辭親奉聖旨欲却置防禦軍去

年十月十六日又具狀聞奏至今未蒙進止東都與淮西地近又少陽丁憂未聞疾狀非輕慮有軍中動静苦無備擬不免憂虞又陽翟去冬闕有刦殺亦爲在鎮人少所以草竊公行居守寄崇臨制東夏淮西緩急切在隄防須假軍聲以重威望以臣庸懦又兵力至少夙夜懷懼曠敗是憂在臣至微豈敢逃責但以常備重任過承鴻私恐負恩寄有辜任使事理所迫不敢不言伏惟聖慮速賜裁擇輕冒塵瀆神爽震驚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差押衙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兼試殿中監上柱國成黨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十八目錄

權德輿六

權德輿六

徐州事宜奏

右張愔狂愚敢阻朝命但慮強隣潛導故使之然或聞移牒出軍屯於境上外示攻脅其實衛之儻諸軍進攻事至危迫度其不能濟也則必執以爲功旣居將相之崇又有討伐之績不待朝廷加地進律而徐方去矣雖萬萬無之亦不可不慮誠在率勵整訓合力急攻但一方底平則四方知懼倘向淹時月未就誅夷則不如委以州師俾其傳

違苟安反側以爲後圖但運路通流師律精勁更命文武兼材之臣徙爲三州節度且揚徐乖遠控攝異宜移鎮則兵力難分遥制則威重不足愚夫武校積習常情欲其後制旌旄不隷隣道但得人以授必易爲理又防閑暴慢皆在其初實由藩鎮歲深没於其位將校竊報恩之義子弟蓄樂禍之心陛下務人之安含垢屈法因以授任其風寖然臣以爲三載考績先王之制或惜其爲理就加爵秩者不過五年則必交代不幸物故雖其子亦可繼之者麾下有可代之者則必授於諸鎮而命其帥於朝不得已則命

於隣壤又其次也擢其介又其次也設有齟齬者則以嚴
師臨之以大順責之人各有心固思自効凡舉事固計其
當否而不計其濟否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正謂此也位
與望未至而驟居之其敗必速又使人人有覬倖之心此
四方所以多故也酌理道之源尊朝廷之柄柄歸於上則
事理於下但修之近者則遠者自至矣制於易者則難者
自化矣如此則綱維畢舉利澤潛流自古霸王之道也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伏惟陛下留念以前淮右未
平徐方猶梗師徒淹久卒土同憂臣自十數年間叨禮官

記言司言之任愚陋無補忝冒掖垣又思漢朝梅福以南昌尉之微猶遠陳時政敢以血誠管見博採羣情輒竭肝肺因陳本末理有似迂而寔近言有過直而不諛干黷宸嚴莫識忌諱心魂震越伏待刑書無任懇款惶悸之至謹奉狀陳奏以聞謹奏

淮西招討事宜狀

右自去歲出師今已周月軍威未振寇孽猶虞中外臣庶實同憤切臣伏思之以王命討不庭以平天下師臨區區淮西之地況申光褊小惟有蔡州以宗社威靈睿謀上畧

所宜朝出令而夕獻捷乘城授首指顧可期今勝負之間猶未相直師老財廢勞而無功者何哉蓋有以也以寇之乘亂專地已十五年財征不至於有司杼軸難資於軍實而又峻威令同豐約獸窮則搏人自爲戰此皆必死之衆也以全義之忠朴果決固思報恩而馭衆代謀力或不足況山東士旅驕悍且久苟非威望素重者豈能制之又諸侯之師頭會烏合或幸災養寇或綿力薄材勝既衆分其勞敗又無所歸罪其心不一姑務自安此非成功之人也臣以爲徵師太廣命將太輕輕則無功廣則難制議者或

曰統師之名不重則策勲之時其賞易足偏師之任不一則勞旋之際其功自分且以希烈襄陽爲之懲創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成功之後在法制鈐鍵之而已豈可早計過慮使陷於必不成功哉自古以兵多而敗者非一以近事則乾元鄴城之圍大歷魏州之討非師不衆也今因其數道會師可以精擇將帥武畧威重爲聖心所知羣情所伏者其餘方面二千石與汝鄧之地環寇四境度其不能者速易之兩河遠地之師未能制其死命者悉罷去之但以便地勁兵練其可用者誓以賞罰使之犄角設備

於要害同心以進取程其力用如臂使指此決勝之道也其次則嚴戒慎固勿與爭鋒來則遏其驅侵去則保茲經界使士勇皆賈終不妄動有虜獲者悉釋而歸之耀以武力浹之恩信既無饋運之費又無殺伐之傷彼竭我盈可以歲月待其斃也倘以其未有出境之暴且開請罪之詞下詔班師曠然全宥雖根本未靖且罷戰息人又其次也若止如今者二十餘軍禁令不一以懷歸之衆無効命之心望其成功亦已難矣伏惟陛下留念

論旱災表

臣德輿言伏見自春三月不雨連夏涉秋田里嗷嗷農收無望陛下齋心減膳憫惻元元告於宗廟禱於天地一物可祈者必致其禮一介有請者必誠其言憂人閔雨可謂至矣而甘澤未降衆情如焚公私窘迫日月以甚臣聞水旱之沴陰陽之變前哲王之所不免但有備之之術而已銷天災者莫若修政事感人心者莫若流惠澤人和浹洽則天地之和應矣昔堯舜在上天下無窮人令陛下愛人之心遠過堯舜而猶有窮困未濟者此臣所未喻也敢以朴愚條陳管見伏惟聖慮裁擇一頃年縱旱亦皆有苗但

時雨或愆不秀不實今則旬歲之內多有不下種而不生出者纔出短苗旋即焦乾者大率皆赤地而無所望流庸轉徙之人或趍近輔或抵京西𨈆踣彫耗於道途者又居其外但慮至種麥時無種可下頃者夏麥所收蓋寡旋屬旱歉性命是虞迫於目前苟利餬口蚩蚩愚夫須與支計伏望以今年夏稅麥中各於本縣量留充臨時賑貸麥種今年秋稅除水利地據分數外餘一切放免遠年逋負悉皆蠲除發德音下明詔沛然及物使皆聞知則人心重遷喜氣交感假使不放亦決無可徵不若先事圖之則恩歸

於上此乃今之至切也去貞元十四年夏旱不甚於今官吏多督責取辦以爲心不副陛下視人如傷之旨至有縣令爲部內百姓毆擊者前事不遠伏惟陛下留念一漕運之事以濟關中有司量入固以支計以臣愚所見且自東都以來緣路倉所貯米隨水陸節給倍程般運應給腳價皆與實錢務令速到京師不計在途省費續計料江淮米入運以備恒數又以太倉粟約一歲費之外出糶於人則時價必減而蓄藏者自出矣一書曰罪疑惟輕又曰宥過無大陛下已命省寺疏理繫囚各從減等務使原免此誠

以來每命一方鎮遂綿歷歲時就加爵秩以至於没身弔贈自陛下聖澤亭育天威震曜吳蜀底定人神洽和三四年間易置節將出入中外者凡數十輩執介圭不俟駕者相望於道塗而從史宴安自居未著勳績頃來羣情猶望除代今則因其憂服可以慎選守臣況盧虔以文學至大官殁於闕下以從史之賢自可全儒家喪紀之儀宏聖朝孝理之道以從史非賢則連衡非人𡣕結為患貽朝廷憂恐自此始且成德事體與昭義不同衆情以為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之請則不可以恒冀習俗頗久倘類相因

含垢推恩制之以漸故上黨內地未嘗因循失之毫釐利
害相萬或者慮苟未受命則勞王師誘刼武人阻拒旬朔
臣愚以為凡朝廷計之甚遠大者以來至當倘成命既下
不時率道隣道戒嚴備於境上人各有心必思自効前秘
書省校書郎薛貽謀比充從史掌書記去歲懇求罷免歸
里京師臣比任禮部侍郎日貽謀進士及第數與相見訪
其人情澤潞山東事體貽謀一二詳悉言其恩信不及於
下若命將以伐萬無所虞或召貽謀陳奏亦冀少廣聰聽
事更淹緩轉失機宜臣備位班行稟性愚魯苟有所見輙

披肺肝得於衆多事甚明白不敢緘默上疏上陳無任惶

懼懇迫隕越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恒州招討事宜狀

右臣伏見詔旨以王承宗未稟朝命薛昌朝未赴德州大

興師徒以務攻討中外臣庶不任憤激臣伏計數日已來

朝官論用兵害者已多臣不敢更引煩詞徒惑聖聽臣今

直舉管見二事冒昧上陳一則神策等兵在城中多是市

井屠沽庇身軍籍未經戰陣難以成功經途既遠所虞非

細或中路潰擾結爲萑蒲未至交鋒別有此慮況恒冀馬

軍素勁兵數頗多倘淹時月則損威重又西戎漼右闕兗狡多端或乘間犯邊或干紀出境禁衛武備不可頓虛山東猶疥癬也京師猶心腹也不可不深以此爲念一則恐須便除成德及德棣兩道節度使則六州之人知有所奉兵交之際各圖自拔不然則以壤界所接而盡分其地如樂壽博野可以却還瀛州之類使其四隣各務攻取則人人自戰而恩歸於朝不勞師費則坐翦妖孽此亦必然之理也伏惟陛下憂勞之際臣忝備班行苟有所知不敢緘默無任惶懼悉悃之至謹錄奏聞謹奏元和四年十月十

七日太常卿權某上奏

山東行營事宜狀

一自去年十月興師討罪今已半歳未見成功時漸入夏水潦疾病衆心不一主客相懸若更因循必慮潰撓竊聞自出師以來已費用五百餘萬貫物力既屈人心則揺不可不深以此爲念一山東諸侯未朝覲者各有息男爲副大使其心不相逺孰肯爲陛下盡力者耶以陛下神武睿圖埽定吳蜀凡勸陛下討王承宗者雖跡似忠藎其意在於必不成功朝廷懲創遂不問山東之事此其計也一凡

舉衆行師須因衆心喜怒王武俊實有破朱滔之勞而地廣兵勁若更淹延挫損轉甚今日中朝公卿大夫之論莫若愛人息衆含垢忍恥沛然下哀痛之詔宥其罪辜若更敗傷則無所及也一若以直赦承宗誠人心所便而師出半歲無功而旋則不若因有制置使衆情有所覩聽如盧從史者誘設陳璀每事逗遛貴出草粟賤收縑帛倚寇爲援以邀寵利其閒情僞非止一途比於承宗其過實甚今若於在近命行營節度令其倍道兼程度其行至半途授以澤潞然後別命從史京西已來一鎭既離本處巢穴即

姦計不行新授朝命寵榮必不慮不至況聞其貪虐人心厭苦有所改更必求悅隨若從史除官及除替并恩宥承宗三道制書同時渙發則衆情感浹成命伏惟試以此爲念一軍儲國計仰給江淮江淮旱歉人心日急若連兵不解則憂患非細頃者衆情以淮西三州之地四面勞師費財謂必命帥於朝以正王度昨者已除吳少陽充留後使伏計聖慈必以愛人爲心含宏覆育淮西既猶如是即承宗理固不疑但在速耳以前臣自去年四月十五日上奏以欲變山東之俗先在擇昭義帥恐從史𤸫結爲患貽朝

廷憂又去年十月十七日上奏以禁軍多市井屠沽未經戰陣倘淹時月則損威重令物情憂駭思竭肺肝以陛下聖德聖姿虛受宏納敢以疎賤上干聰明無任惶懼懇悃迫切之至謹錄奏聞元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通議大夫守太常卿臣權德輿奏狀

還廟議

今年夏四月禘享於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升遷廟之位

古伏準今月十六日敕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

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
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百代不遷
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
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
上皇主瘞於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
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
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為昭穆二祧旋
至三少帝運移於晉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

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於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宏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於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

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於太康之代而左邱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

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一作虛）主而枚卜瘞埋援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細審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創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啟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元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之

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令累叨寵奬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謹議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

室當禘祫之祭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以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猒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

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君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還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

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以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

會議一十八狀内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

昭陵寢宮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

朝議郎守尚書司勲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

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旁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享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

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兹列
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
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
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宫有在
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爲遠近耶
臣愚以爲但在柏城之内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
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爲全

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
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
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
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
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
臣歛手仄目其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
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
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
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

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絶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鈌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自爲等夷雜列篇次至於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嚱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莅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怳然

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辯故爲論之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爲燕王蒼頭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寢遂共殺之以其首詣闕封爲不義侯愚以爲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㠯鄲之忠意以讒謗獲罪反

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逞其狙忍向其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各宜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

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使天下陪臺厮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倖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渙之源棄名器而汨彝倫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山陽胥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侯之效歟

祭岳鎭海瀆等奏議

儀禮覲禮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曰於

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川邱
陵於西門之外注云變拜言禮容祀也疏云拜
無祀言禮則兼拜也
右明祭四瀆山川邱陵皆有拜
禮記王制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大視
其牲器之數疏云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
謂尊卑也
右明五岳四瀆下與公侯同尊卑
禮記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注

云質羣小祀也文社稷五祀也祭四望山川也

神先公也

右明山川之獻重於社稷今太社先農皆拜

禮記樂記云禮主於減樂主於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注云減人所倦也進謂勉強文也

右明勉進於禮以防減倦自證聖巳前御署

祝版訖北再拜自後不拜今若祭官又不拜

恐滅至於銷失進之義

以前奉進止令常參官商量合拜不拜直書其事者臣謹按儀禮禮記等議條例如前伏惟開元禮岳鎮海瀆每年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時旱則祈於北郊及有所祈之禮獻官皆再拜祭以接神拜以成禮稽攷今古並無不拜之文風伯雨師本皆小祠天寶中始昇爲中祠貞元初陛下又以事切蒼生屈巳再拜況岳鎮海瀆能出雲爲雨故祝文有贊養萬品阜成百穀之言國朝舊章諸儒損益伏請以開元禮祭官再拜爲定其諸神龍毗沙門神等在禮無文

今則咸秩遣使致祭推類相從諸神龍準五龍壇例毗沙門神準四鎮山例並主祭官再拜請依太常寺狀爲定謹議

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議

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莅官確然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芟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以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

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爲景皇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儆尚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錫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

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獻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忝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獻可正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贈司空李揆謚議

議曰李揆端莊粹温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秕政姻族無倖人東帶山立斂陳前志

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覲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思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於位曰恭揆果行求巳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絶域之使受命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於位乎昔韋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

曰恭迹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

請以恭謚謹議